



Kanxi Shuoxi Pingxi

看戲說戲評戲

夏发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看戏·说戏·评戏

Kanxi Shuoxi Pingxi

夏 发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戏·说戏·评戏/夏发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430-8165-9

I. ①看… II. ①夏… III. ①戏剧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J8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3363 号

著 者:夏 发

责任编辑:何小敏 章 重

封面设计:刘福珊

封面题字:夏胜红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340 千字 插 页:3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江南子

2013年5月23日夜,《长江日报》姚荪先生交我夏发先生二女儿夏胜红女士转我的四个纸袋。这是亡友夏发生前的453份文稿的复印件。接过这沉甸甸的纸袋,坐在回武昌的车上,我的心也特别沉重。曾几何时,他还托画家李莉转来武汉市委副书记殷增涛赠我之诗集;又曾几何时,我们还在电话中谈论他的剧评集的出版。而现在斯人已去,天人相隔。在哀痛之余,有无限的遗憾。

我与夏发是在1966年的五六月份,我从汉阳“四清”工作队回《武汉晚报》后分在文艺副刊部工作时相识的。1967年,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前后,因政治观点一致,爱好情趣大同小异,我们由相识、相交至相知。这种关系,在我1975年5月份调省工作后,从未间断过,一直到2011年底,保持了四十五年的战友关系。风雨同舟、患难相扶。

因常在一起“清谈”,我发现夏发大智若愚,非等闲之辈。他有超常的记忆力,也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他政治敏感,能很快吃透上级(中央、省、市)精神而提出新颖的点子。他脑子灵、点子多。这本是记者必备的素质,但像夏发反应如此敏捷者,少见。业务上“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年,发表文章千余篇。是武汉、湖北新闻界中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资深记者之一,是一位多才多艺“倚马可待”“信手拈来,皆成妙谛”的文章快手。

在夏发五十年的新闻生涯中,他做文艺记者只五年时间。就是在这五年时间,奠定了他一生对戏剧的浓厚兴趣。他结交了一批梨园名人、表演艺术家、剧评家,撰写了一批有影响的新闻报道和剧评文章。粉碎了“四人帮”后,阳光明媚的文艺界、百花争艳的梨园舞

台,强烈地吸引着夏发,在搞好理论宣传的同时,他仍醉心于戏剧,痴心不改,时而被报社派去采访戏剧界名流,而戏剧界的旧雨新知,也欢迎这位资深而勤奋的记者去采访。一篇篇令人瞩目的新闻,一篇篇启人心智的剧评,频频亮相京、汉、沪、皖、赣、川、晋、豫等地媒体,为人民传递着戏剧界的“春消息”。而夏发也成为名噪一时的文艺记者,完成了一个由戏剧爱好者到戏剧评论家的升华。

何谓戏剧评论家?现代文学作家秦瘦鸥在《戏迷自传》一书中说:“对于‘剧评家’这一头衔,我以为一方面既应不论出身、地位、职业,凡对京剧有一定研究,写出过一些剧评的人都应予以承认。”夏发写剧评几十年,文章近500篇,是完全够格的,是名符其实的剧评家。

2000年1月,夏发寄我新著《九进中南海》,里面就有他写的不少戏剧报道和剧评文章。我当时忙,未仔细阅读。2009年我重读此书,大开眼界,写出了两篇书评,即《新闻奇才——剧评高手——谈夏发先生》《“通天人物”——再谈夏发先生》,清样寄他审定。他回电话:“一字不改,完全同意。”我说他“懒”,他哈哈大笑。我趁机建议他将几十年的数百篇戏剧评论精选出版。他开始不干,但经不起我的游说,答应了,后又反悔;我不依,不准他食言。问:“何原因?”夏发王顾左右。我岂肯罢休,问:“是不是钱的问题?我可以帮忙,你只要将文稿交我,就不管了。”他言:“钱不成问题。”我追问:“到底为啥?”能言善辩的夏发竟支支吾吾起来。我断定,他定有难言之隐。当我再次催问时,夏发来了个“以攻为守”,说:“出书可以,你写序。”我说:“我不懂戏,由我写序不恰当。”我又说:“你有那么多的艺术界的朋友,名声大,由他们写序,不是可以锦上添花吗?”但夏发却说:“你写的读《九进中南海》书评,人皆说好。要出书,要写序,非你莫属。你不写,就不出了。”

出剧评集,是夏发梦寐以求的夙愿,要我为他的书写序也是真诚的。我来了个“将计就计”,就说:“好!好!好!只要老兄不嫌弃,我写,我写。”我想先答应了再说,至于序,等书出版时,再作商

量。

2011年第三辑《炎黄文化》，转载了我的《新闻奇才——剧评高手——谈夏发先生》一文，夏发特别高兴，打电话给我说，《炎黄文化》转载不易，它的读者群都是专家、学者，急于要将《炎黄文化》寄我。我忙说：“不用寄，放你那里，你赶快把文稿选出来寄我。”这一回，他答应得很爽快。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年的12月24日，夏发突发心脏病去世。我闻讯后，为之一惊、为之惋惜、为之心碎、欲哭无泪。这是武汉、湖北新闻界、文化界的损失。在文化戏剧界的天空，又陨落了一颗星星。

事后，我将出版之事，对夏发的二女儿夏胜红说了，要她三姐弟担当起来，完成父亲的遗愿。我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亡友遗稿的编辑，而在夏发生前虚应的写序一事，也真的是成了“非我莫属”了。也许，这是对亡友最有意义的纪念。

众所周知，戏剧界是藏龙卧虎之地。人文荟萃、艺苑集英。不少演员、艺术家在台上威风八面，长袖善舞，风骚独领。在台下，是儒雅的文人。在业余时间，有的醉心于丹青，热衷于书法，颇有成就；有的是长期研究音韵学、民族学、服饰学、佛学的学者；有的是熟读唐诗宋词元曲和二十四史的专家；有的是丝竹琴弦的知音。他们所创造的艺术高峰，是中华文化累积起来的瑰宝。而与之交往的记者，也应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渊博的知识。功底太浅知识面太窄，会力不从心。像夏发那样被不少戏剧家认为是“内行”，是既能写戏剧新闻又能评戏的记者，在武汉、湖北新闻界屈指可数。

夏发的这本《看戏·说戏·评戏》书中的二百篇文章，大多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作品。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多彩，直接或间接涉及的戏剧界人物有同光十三绝、四大须生、老生前三杰、老生后三杰、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中的宋德珠、张君秋、李世芳、毛世来，还有汉剧、越剧、楚剧、沪剧、黄梅戏、赣剧、徽剧、蒲州梆子、皮影戏、木偶戏等地方戏的一百多位熠熠生辉的名家。他们的表演艺术达到了：生旦净丑、角色分明；表演程序，别具一格；表现形式，绚丽

多彩；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经典剧目，脍炙人口。仅京戏，就涉及到梅派、姜派、麒派、尚派、程派、荀派、言派、裘派、俞派、少派、杨派、关派等等数十个流派。这些在夏发的《看戏·说戏·评戏》一书中，都有美不胜收的描述和精当的点评。而要做到这一点，非有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他写的戏评、通讯、访问记，极为感人。叙事人物，真切具体。他的文章多数在千字之内（个别文章只有几十字），在如此短小的篇幅内，挥洒自如，写得绘声绘色，是不容易的。他的数千字长文，从容自如，很有看点，但短文写得更美。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中，夏发写的新闻剧评，也会有那个历史时期明显的极左烙印，我们在编选时十分谨慎，但仍不可避免。因为，历史毕竟不能断层，也不能篡改。我相信，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夏发的《看戏·说戏·评戏》这本书，可以成为研究武汉、湖北甚至中国新闻史、戏剧史的有较高价值的参考资料书之一。

夏发对戏之痴迷，已入骨髓。你稍注意就会发现他心情爽时，就会来一段京剧清唱，自娱自乐；与好友交谈时，常会借戏剧台词来表情达意，既妥帖又儒雅，十足的文人气质。他不仅能看戏、说戏、唱戏，还是能与大艺术家同台演出的票友。夏发的戏友遍及湖北、全国戏剧界。他重情义，“三教九流，一视同仁”。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寸步不让，有时也会剑拔弩张，因而也得罪了一些人。看其一生，工作忘我、对党忠诚、事业有成，大节不亏，是一个有才华、有本事的人，是一个对党的新闻事业、文化戏剧事业有贡献的人，是一个值得我们怀念的人。

自2013年10月7日至2014年3月24日，我八上武汉出版社，夏发的这本《看戏·说戏·评戏》，终于如愿以偿地面世了。我如释重负。长期悬着的心落地了。我为没有愧对士友而感到欣慰。

是为序。

2013年7月—2014年4月

于武昌水果湖烟云斋

目 录

序	江南子
---------	-----

粉墨春秋

“他多像裘盛戎啊!”	(1)
罗珍珍学艺记	(3)
胡芝凤创新《白蛇传》	(4)
关肃霜与戴绮霞	(5)
大陆港台三“白蛇”	(7)
“吴大王”与“余大王”	(9)
大陆台湾京剧两兄弟	(10)
喜看楚剧《打豆腐》	(11)
《宋士杰》与宋士杰	(12)
于魁智“救场”显真功	(14)
尚·梅·杨与《霸王别姬》	(16)
无意得识王继珠	(18)
从四大名旦到金奖八旦	(20)
李慧芳与《盗魂铃》	(21)
十净九裘可望打破	(22)
袁世海“横槊赋诗”	(23)
为国共两党领袖同演京剧的名角	(24)
戏在戏外	(25)
康万生功不可没	(26)
京剧沟通两岸	(27)
李少春、李宝荣兄妹	(28)

◎ 看戏·说戏·评戏

胡喜禄演《玉堂春》	(29)
越剧《永远的爱》	(31)
程君谋——汉口的“谭鑫培”	(32)
变脸花断桥	(33)
灞桥挑袍	(34)
京剧《盘丝洞》趣闻	(35)
汉剧赴沪黄金时代	(36)
《绿珠坠楼》	(37)
也谈《双回国》	(38)
谭鑫培与《盗魂铃》	(39)
盲伶双阔亭	(40)
王瑶卿甩水袖	(41)
《龙凤呈祥》不吉祥	(42)

名角荟萃

刚柔相济 独树一帜

——听张君秋《望江亭》

记周信芳赶排《澶渊之盟》

铜琶铁板胜于戈

——记抗战时期的沈云陔

厉慧良全身是戏

影剧双栖童芷苓

楚戏的女“拼命三郎”——蔡顺英

“尊重吴陈派 宏宣江汉声”

——“汉剧大王”吴天保

汪玲陔——楚戏乡土艺术家

李罗克反串貂蝉

艺德双佳李维康

喜看何澍演《打金砖》

李光扮哪吒	(64)
景德镇市一“麒麟”	
——记麒派老生王全熹在汉的演出	(65)
匠心独具的创新之作	
——李光主演《汉宫惊魂》	(67)
京腔汉调《宇宙锋》	
——记杜近芳与陈伯华同台合演	(68)
身兼戏曲两大名家的胡芝凤	(70)
“泰山名伶”李慧芳依旧	(72)
《四郎探母》与京剧名家	(74)
京剧老生和“谭门六代”	(76)
麒派艺术的斜向传递	(78)
于魁智印象	(80)
王冠——湖北“程派”一新秀	(81)
马玉璋——今日大武生	(83)
梅兰·牡丹·芙蓉	(84)
盖叫天趣谈	(86)
阎桂祥演柯湘	(87)
声情并茂《野猪林》	(88)

在大舞台

张君秋、王婉华演《西厢记》	(90)
麒派艺术的“阳春白雪”	(92)
京汉原本是一家	
——电视播放京剧《哭祖庙》有感	(93)
江秋屏	
——早期楚剧“梅兰芳”(上)	(95)
江秋屏	
——早期楚剧“梅兰芳”(下)	(96)

◎ 看戏·说戏·评戏

李春森《收药虫》收了两高徒	(97)
在徽州观徽剧有感	(98)
京汉同台演《四郎探母》	(99)
“春”风化雨 三代武生	(101)
“剧界金嗓”顾正秋	(102)
京剧舞台两姐妹	(104)
汪笑侬的《哭祖庙》	(105)
小谈赵燕侠、阳友鹤的唱和做	(106)
应变戏	(107)
厉慧良五顾汉口	(108)
一台大戏一家唱	(109)
精雕细刻《玉堂春》	(110)
程砚秋扬长避短	(112)
于万增在台湾“票”戏	(113)
从“一捧雪”到《一捧雪》	(115)
绝妙的现场抓眼	(117)
不怕别人在台上“咬”	(119)
久演不衰的《野猪林》	(120)
英俊貌美 技高艺强	
——看程和平进京参赛剧目《伐子都》	(121)
关正明为史云兰说戏	(123)

流派纷呈

梅派文武花旦——胡芝凤	(124)
欣喜麒派有传人	
——小麟童演《战潼台》	(126)
新奇大胆的联袂	
——介绍混合型京剧歌舞伎《龙王》	(128)
言派名剧失而复得	(129)

海派猴戏《金刀阵》	(130)
再现尚派	(131)
程派《女儿心》	(132)
关于“少派”	(134)
少派名剧《响马传》	(135)
谁说楚剧无流派	(136)
海派《盘丝洞》	(138)
再现徽剧粗犷扬厉的风貌	
——喜看徽剧《临江会》	(139)
京剧与单弦拉戏	(141)
盖派的风格	
——看小盖叫天演《三岔口》	(142)
湖北第一个方言话剧	
——《七十二家房客》排练侧记	(144)
和动画片媲美的皮影戏	
——黑龙江省皮影戏团演出散记	(146)
有趣的木偶戏	(148)

梨园光彩

拂去灰尘 重放光彩	
——楚剧传统剧目内部观摩会演散记	(150)
老树新枝《红梅阁》	(152)
为发展楚剧事业贡献力量	
——沈云陔同志访问记	(154)
心情舒畅 艺术丰收	
——陈伯华同志访问记	(156)
访著名京剧演员高盛麟	(158)
在继承与创造的道路上	
——访京剧名演员关正明和李蔷华	(160)

◎ 看戏·说戏·评戏

把麒派艺术传给下一代

——名演员陈鹤峰访问记 (162)

莫愁没有“莫愁女” 江城有女君莫愁

——市越剧团青年演员林婷婷登上银幕 (164)

关肃霜

——观众喜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166)

把毕生献给儿童艺术事业

——访“梅花奖”获得者张家昭 (169)

一杯清茶扑鼻香

——看徐大树、张光明合演《送香茶》 (172)

“六梅”怒放在江城 (174)

甘当“绿叶”衬“红花”

——访安徽黄梅戏著名小生黄新德 (176)

万紫千红满台春

——省京剧团建团二十周年纪念演出散记 (178)

苦乐年华

——记湖北省楚剧团蔡顺英夫妻走向“大舞台” (180)

“中国京剧之星”——邓敏 (183)

杭州“小百花” 群星璀璨 (185)

天津“小百花” 万紫千红 (187)

满怀悲喜看越剧

——金雅楼越剧四姐妹谈《舞台姐妹》 (189)

冲出樊笼 并翅高飞

——与潘凤霞小谈《西厢记》 (191)

砚边点墨

袖中自有声情美 (194)

一把珍贵折扇的启示 (196)

发展楚剧的“三层次” (197)

安徽黄梅戏本是湖北籍	(198)
我·李维康夫妇·王市长	(199)
武汉票社今昔谈	(201)
中日《白蛇传》的传说	(203)
李慧芳寄来贺年卡	(204)
萧何何处追韩信?	(205)
京剧的“三国文化”	(206)
恭王府的戏楼	(208)
二百年才对上的对联	(209)
包公为何《探阴山》?	(210)
金少山喜花爱鸟	(211)
三十二年一瞬间	(212)
照片胜名片	(214)
我与楚剧《推车赶会》之缘	(216)
学演《拾玉镯》	(218)
聊戏,一乐也!	(220)
《智斗》排演三十年	(222)

菊坛知音

李先念同志喜爱楚剧	(223)
郭沫若与楚剧	(225)
胡耀邦:要多演我们民族自己的戏	(227)
胡蝶回忆梅兰芳	(228)
法国安娜与湖北楚剧	(229)
水袖表演的变化	(231)
《杨乃武与小白菜》和《申报》	(233)
田汉两次补写《白蛇传》	(235)
欧阳予倩,红在武汉	(237)
戏痴——邵启敏	(239)

◎ 看戏·说戏·评戏

外国人看京剧唱工戏	(241)
总书记与汉籍“梅派”邓敏	(243)
毛泽东听戏改词	(244)
慈禧光绪点戏	(245)

一家之言

值得称赞的“轻骑兵”	(247)
这朵“花”开得好！ ——看《连队文艺之花》有感	(249)
美化舞台上的劳动人民 ——谈现代戏中人物的服装色彩	(251)
出情放彩话红娘 ——浅谈宋长荣的艺术表演	(253)
曲终而味未尽 观后余韵犹在 ——欣赏上海昆剧团演出的《牡丹亭》有感	(255)
汉剧“吴派”艺术的形成和特色	(257)
蒲剧花开长江边 ——喜看山西蒲州梆子青年演出团随感	(261)
三十八年锤一戏 ——吴天保在《哭祖庙》中的艺术创造	(267)
戏剧要适应多层次观众	(271)
京剧如何振兴？ ——访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	(273)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275)
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 ——从两场推迟的演出中想到的	(276)
不能停步 不能满足 ——从京剧《青丝恨》的改编、演出说起	(278)
戏曲《白蛇传》及其表演散论	(280)

新戏·新秀·新声

- 看武汉市戏校汉剧科毕业生演出的《剑旗缘》 (287)
- “仙气”“妖气”“鬼戏”
- 略谈戏曲去芜存菁的“度” (292)
- 爱之深而索之切
- 漫谈汉剧《活捉》 (294)
- 样板戏——现代戏的高峰 (296)
- 情通理顺《玉堂春》
- 孙毓敏表演观后 (297)
- 献身艺术的可贵精神 (298)
- 始奇,末也奇!
- 新编楚戏《拍案千金》观后 (299)
- 从《卞卡》的收看率,想到楚剧连台本戏 (300)
- 爱情战胜了封建的“法理”
- 沙市汉剧《白蛇前传》观后 (302)
- 赞“小小折子戏”专场 (303)
- 看楚剧《花送十里》 (304)
- 让楚剧在二十一世纪繁花似锦
- 对湖北楚剧团的回顾与新探 (307)
- 京剧这运道莫非要转来了?
- 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学津 (312)
- 京剧·英语京剧·京歌
- 小谈京剧发展多样化的新趋势 (314)
- 泥土芳香黄梅戏 (316)
- 创新——高盛麟艺术发展的真谛 (317)
- 振兴戏剧的希望在于青少年
- 附件:与薛云生、夏发同志商榷 (319)
- “国剧之希望”
- 天津青年京剧团来汉演出观后 (321)

◎ 看戏·说戏·评戏

现代戏再现艺术魅力	(322)
新的超越	
——谈余笑予改编的《法门众生相》	(324)
八大武生赏析	(326)
大团风范和名家气度	(327)
“单刀谭叫天”的艺术创新	
——谭派艺术之魄	(329)

一瓣心香

《挑滑车》与高盛麟	
——怀念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高盛麟	(331)
一代大武生厉慧良	
——深沉的回忆	(334)
“张派”之说始定于武汉	
——回忆张君秋先生	(335)
怀念巴南冈同志	(336)

传记 采访艺术

中国京剧“奇才中的美才”	
——胡芝凤艺术小传	(338)
采访艺术家的艺术	
——我是怎样结识戏曲名流的	(354)
跋	章 重(364)